



尚書精義卷四十七

宋黃倫撰

康王既尸天子遂告諸侯作康王之誥

林氏曰昔高宗宅亮之際王庸作書以誥今康王既尸天子遂告諸侯高宗亮陰三祀而恭默思道康王在位而無所事故曰既尸天子宜乎

楊氏曰古者無功而受祿謂之尸祿夏書數義和之罪曰義和尸厥官五子之歌又曰太康尸位以逸豫則尸之為言非善辭也明矣仲尼序康王之誥曰康



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然則尸之一字其說在于譏喪禮之所由變也商書曰王宅憂亮陰三祀周書曰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論語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聽于冢宰三年而康王居父之喪既已延入翼室恤宅宗則當委政于冢宰亮陰而不言方合乎古之禮何則乙丑成王崩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癸酉王麻冕黼裳入即位太史秉書由賓階躋揚其策命之辭王再拜興而受之固已異于古也雖然于是乎亦可以遂不言矣

而復出在應門之外稱予一人以誥于四方群臣皆稱聽命相揖趨出方釋冕而反喪服噫所謂亮陰不言之禮無以異于此乎曲禮曰凡在喪王曰小童春秋既書王猛居於皇及其沒也止書王子猛卒以其未踰年也則夫踰年稱王明矣今聖人序其誥之首曰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得非譏喪禮之失所由變乎

呂氏曰禮有變三年除喪朝于廟之時時之所謂進戒于嗣則是禮之正到得方在喪服中以請諸侯進

戒則是禮之變成王之詩所謂敬之嗣王朝于廟是禮之正也如太甲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祠于先王奉嗣王祇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此是禮之變何故太甲政事未除喪之時有敗度之漸伊尹恐太甲不能保天位所以用變禮進戒也自古有變禮有正禮後世論康王之誥引晉不見諸侯以為晉尚能守禮之常而已

### 康王之誥

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

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

無垢曰畢門之外為應門之內者以畢門有殯宮乃廟門也廟門則殯宮為主不可以見諸侯故孔安國謂出畢門立應門之中庭南面也孔穎達曰出在門內不言王坐諸侯既拜王即答拜復不言興知立中庭南面也又曰太保召公時為西伯故率西方諸侯入見畢公太師也時為東伯故率東方諸侯入見師保職位自有高卑今以太保為首何也時召公為



冢宰孔穎達云北面以東為右西為左左入右隨其方為位也其訓甚明不事穿鑿又曰賓指諸侯也孔穎達謂天子于諸侯有不純臣之義故以諸侯為賓其訓甚當天子為主故諸侯稱賓稱舉也舉所奉之圭并馬幣進而言曰一二臣為國之衛者敢執土地所出以奠見也一二臣言諸侯也又曰既敢壤奠乃敢再拜稽首以獻焉稽首者孔穎達曰九拜一曰稽首施之于極尊故為盡禮也其說甚當為王之義當繼先王之德以為諸侯主今諸侯以誠歸我

以先王望我故答其善意而拜之者尊先王也義嗣德三字乃史官立此意也

林氏曰自西方來者宜入其左自東方來者宜入其右以明人臣事君莫敢固有所自便坤之六五黃裳元吉者言臣事也斯干之詩曰朱芾斯皇者言臣事也康王于此釋服而接諸侯于是屈尊而答拜答拜者德也

張氏曰易曰牝馬地類行地無疆故以馬喻臣布乘則陳者四馬也黃則物色朱則人朱為而已有駟之詩

曰駟彼乘黃則黃出乎自然者也宋公取白馬而朱其尾鬣則朱出乎人為者也馬必以黃而黃有中順之色則黃者臣之道也飾必以朱而朱有含陽之色則朱者君之道也諸侯體臣道而從君今故黃而朱之以示其不敢以有已也 又曰王義嗣德答拜者王以釋喪接諸侯之入而嗣先王屈至尊禮諸侯之德諸侯之見天子皆再拜稽首王不敢以尊大自居而答拜焉此所以為德是德也先王之所常行而康王繼之故謂之嗣德

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若羣若克恤西土惟新陟王卑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

林氏曰保莫大之業者必在乎恭敬成前人之功者莫先乎底定先人所以貽厥後人後人所以紹前烈者不外此道也言皇天改大邦殷之命命我文王順天大道以安恤西土之民言西土者言其勦業之初也惟成王受其成法紹有令緒興大利除大害去其



殘虐保定厥功對揚至大之休建立可久之業施及子孫無有窮盡之期豈不艱哉今康王小子固當若涉深水罔求于濟夙興夜寐慄慄危惴出入起居罔有不欽可不敬之哉然國之大事在于強兵故當張大六師之衆嗣成文武之命壯我國威張我王略無忝前日之功斯可也

呂氏曰總體守成之君多不知憂患太保之戒所以先及此者即怕康王但見富盛宴安而已新陟是新升遐之成王亦猶今人言物故畢協是一賞一罰無

有不當所以能戡定厥功誅武庚伐淮夷踐奄惟其如此所以大遺後人無窮之休論成王能敬迓天威則盛德事亦甚多何故獨說賞罰蓋此正為太子自齒胄之時入學所以師保輔相相與正戒凡道德性命之說告之熟矣惟賞罰治道乃天下之事恐未曾熟所以進戒者首言及此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能罔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



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

無垢曰進戒不及于諸侯而止言召公芮伯報告不及于召公而止言侯甸男衛潁達以謂互相見此足以見為史者之尚簡嚴也 又曰召公等言成王以罰賞定功欲康王以六師保命而康王報告乃曰文武時天下太平且富不以咎罰人為務平為君子小人各當其分富謂畊桑衣食各足其願夫君子在位小人在野天下之民穀足乎腹衣足乎體而君上無淫刑濫罰以擾動天下想見文武之世天下和樂矣

且召公等方以賞罰六師為言而康王以平富不用刑為對其見識超邁存養淵深表裡相符內外相協真刑措之主矣 又曰蓋天下之理窮則天下之幾

來無不知之矣記曰齊之為言齊也齊不齊以致其齊也是齊謂心不外馳孟子曰有諸已之謂信是信謂德充乎已文武之時天下平富刑罰不用果何以致哉以文武底至足以待天下之變齊信足以感天下之心用此故能至天下平富刑罰不用而盛德大功昭明于天下也 又曰熊羆之士奮其勇力不二



心之臣效其忠亦豈以殺人為事哉保乂文武之德  
化而已惟上下各以德為主所以用此直心命于上  
帝而日月星辰皆順其道天不敢吝神器付與文武  
四方之民使之安養也康王之見何其遠哉又曰  
皇天既付畀四方文武自謂不能獨治乃命見諸侯  
樹藩屏以保衛後之子孫焉所建所樹皆當時賢者  
故諸侯子孫得繼先公之業而為一國之君以為藩  
屏焉其可不盡心以保乂我國家乎

林氏曰夫恃一己之聰明以致治則視聽不及資衆

賢之知略則邦家自定先王之臨蒞天下後王之嗣  
守大業豈外是哉有天下者莫強于得人莫不善于  
自任既得其人與之共治則天下其有不安國家其  
有不乂乎昔宣王之時任賢使能如申伯如仲山甫  
如韓侯或為相或為將或為諸侯如方叔如吉甫如  
召虎或征蠻荆或伐獫狁或平淮夷想其當時將相  
之臣與百執事莫非忠正之臣則號為中興其所以  
賴者此也及觀周公之立政觀其告戒之際亦無非  
以用人為先



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  
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  
無垢曰人臣無已以人主為己人臣無心以人主為  
心以人主為己則身在外而不以王室為心凡所念慮凡所  
議論凡所典建凡所號令凡所趣會皆若在人主之  
左右而對人主之清光也其敢少怠乎康王言此亦  
可謂知臣子之道矣 又曰蓋諸侯順道則王室尊  
榮諸侯不順則王室羞辱以一二伯父之賢豈尚有

此曰仁義何常之有蹈之則為君子背之則為小人  
此康王所以儆飭之而使戒

呂氏曰維持天下不在威令只在恩意恩意是真維  
持天下之具爾今日來臣我乃是繼爾先父臣我先  
王之臣亦能安爾先王之臣見得諸侯不當私有其  
國爾今日來臣服王室不是服事康王乃是服事先  
王文武成王爾其言服事先王見得康王不敢私有  
天下康王所以言先王先公者蓋自堯舜禹湯以來  
都有公共意思此康王所以不敢認為己有耳



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

林氏曰禮既成矣揖而退之其一進一退或止或出皆侯揖者所以明為臣之義必聽命于君而不敢專也

張氏曰王釋冕反喪服者以冕服而見群臣所以致其為君之道也反喪而居憂所以致其為子之道也君臣父子之道人倫之大者不可以獨隆亦不可以偏廢康王于此兩得之矣

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

無垢曰頑民居于洛之外邑謂之成周以頑民所居尹成周者特重其任故以周公君陳畢公為之蓋所以調治頑民使之心服而向化也周家于頑民一事亦可謂盡心矣意謂頑民服則天下安頑民動則天下危其巧深思智所以調護之亦至矣

張氏曰古者大事書之冊康王命畢公承周公君陳之後以保釐東郊亦國之大事也此所以命作冊焉畢命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肫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

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

無垢曰惟康王十有二年六月三日庚午肅于肅三日壬申康王晨朝徐徐自鎬京至于文王之廟告文王命畢公保釐東郊也鎬京宗周也豐文王廟所在也

張氏曰蓋成周之衆周公師保之于其始君陳分正之于其中畢公之時則其治成矣不有以折而治之則美惡混淆而民不畏慕然則畢公之治將欲克成厥修不可不保釐之也

呂氏曰康王就文武廟發大命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是一箇綏養懷撫釐是一箇整頓分明各有條理然又當總二字先後看之論其治先包容後分別雖分別前後然保養意思不散所以謂之保釐言其釐自保養中出

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武王武王敷大德于天用<sub>下</sub>克受殷命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密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寢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



無垢曰古之人主其不忘祖宗有至于是也蓋夏氏自有夏氏祖宗商家自有商家祖宗周家自有周家祖宗三代祖宗各乘時制作皆緣民心之所向而為之治度商之子孫已不同夏氏法度周之子孫不同商家法度蓋斯民目所見耳所聞者周家治度也心所知身所履者周家法度也雖堯舜盛帝禹湯顯王于吾何有哉昔光武入洛父老泣曰不意今日復見漢家威儀則一代祖宗法度安可輕議而變易之乎變易祖宗法度是變易民心也變易民心是變易宗

社也康王拳拳于文王武王敷大德受殷命為言蓋尊祖宗也尊祖宗如此敢變易其法度哉 又曰有一代祖宗必有一代宗臣周公周家宗臣也故言祖宗必言周公非尊周公也尊祖宗也況周公左右先王文武以安定天下者哉其可忘之耶 又曰天子不自安以天下之安為安天下亦不自安以一夫皆得其所為安國家天下既安矣獨殷民未服焉殷民未服天下安乎天下既未安人主能安乎故化殷頑民既歷有三十六年頑民父子亦已一變父子相代



善惡不同其風亦移殷民既變移是四方無可憂之事矣殷民變而四方安則人主安矣

林氏曰觀此則周公之功可謂大矣周公之心可謂勤矣以王室之親託肺腑之任輔文武以起業贊成康以守成經營締構知無不為及至治殷頑民使之密邇王室則威強易以鎮服聰明易以檢察德教易以漸染仁義易以漸摩終至澆漓化為醇厚暴悍草為良善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者豈無自而然也且殷之頑民非遷于洛邑則亦未遽化也何則天下之勢

有遠近人君之治有先後近者親而遠者疎京師先而諸夏後惟周公之心無商周之間彼此之心一視而同仁此其既沒之後使人懷思如是之甚也

呂氏曰治民之道以政刑驅之所及固淺以號令諭之所及亦不深惟遷在洛邑聲明文物之地使之日漸月漬自然淪于肌膚浹于骨髓無有不化其訓何故有楚大夫之子以齊傳之衆人咻之如何會得齊語若教商民則在他舊地便使周家有勤勤告戒亦不過一齊人傳之惟遷于洛所謂引而置之莊獄之



間數年雖日捷而求其楚不可得也惟引他在文物之地使之化亦不知也周公遷頑民到此已三十六年父子相繼為一世世變是換一番人風移自舊沉湎之風都變移了此一句要看王者必世而後仁雖是聖人相繼出教化亦必久于其道而後化成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

東坡曰始則遷其頑者而教之終則擇其善者而用之周人之于商人也可謂無負矣夫道何常之有應物而已物隆則與之偕隆物汙則與之偕降夫政何

常之有因俗而已俗善則養之以寬俗頑則齊之以猛自堯舜以來未之有改也故齊太公因俗設教則三月而治魯伯禽易俗變禮五月而定三月之興五月未足為遲速也而後世之盛衰出焉以伯禽之賢用周公之訓而猶若是苟不逮伯禽者變易之患可勝道哉

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祇師言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

無垢曰畢公為人于德懋勉無一毫之急克勤小物



無一毫之過正色率下無一毫之邪如此等人使在民上端嚴莊敬有如父師之尊神明之重正禮所謂民瞻其顏色而弗敢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者也一言之出誰敢易之又曰畢公弼亮四世其美功積累著于朝廷亦已多矣凡其為君制禮作樂立經陳紀無不自其裨贊措畫者天下太平防微杜漸成憲舊章無不畢具康王無可施為者第垂衣拱手仰成于先王而已斯寔畢公之力也

林氏曰居大臣之任者以德行為先化天下之人者

在聲色之可尚常人之情於斯四者未始或無然罕有能臻其至者蓋功不足以報國忠不足以輔君但可立名于一時而不能垂裕于悠久惟公弼亮四世功加後裔故能勉其德行能勤小物其德行為可嘉矣尊其瞻視行其法言其聲色為可尚矣終至勲在王室藏諸盟府與國家相為終始與日月爭其晝夜致一人垂衣拱手端靖無為而享其成功矣

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祇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并疆



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

無垢曰異善人所居之宅里使為善者顯然在人上則好善者安于為善行惡者恥于為惡乎非特如此而止也又當以爵賞彰其為善者使在士大夫之列以刑罰惡者受市朝之撻立揚善之風以鼓舞其性情立揚善之情使傳聞于遐遠此皆先王造化斯民聳動之術也若為善者無所恃為惡者無所憚悠悠冉冉卒淪胥以敗而入亂亡之中矣是以康王于太平之後而有表異風聲之說也其遠矣哉 又曰表

厥宅里曰此善人君子也如此則是宅里之間獨此家為善人君子而其餘皆非也如此亦可深恥矣尚猶有弗率吾教訓典常者豈可已乎此又有造化焉殊其井田疆界明言其為惡党而不與善人君子之列焉

林氏曰化天下之俗者當明善惡為先草當時之弊者尤在勸沮為本善不長則惡不消是非混淆可否無別欲民之向化也難矣又焉能救當時之弊乎惟能別頑民之善惡表善人之居里于善則著之于惡



則病之于是又因其善而立之風聲使之振動儆戒其尤不率者又當殊井疆以處之使之畏辱而慕善又當堅固封疆之守脩以安四海之遺民非惟商民安而天下之民舉安也

張氏曰畢公之治與周公同故命之以周公之事者使之循行之者也旌別淑慝淑在性慝在心及其色形而成名于外故謂之善惡旌別其淑之與慝淑則善惡而不淆襍矣表厥宅里者言于善人之宅里必表異之則善者顯矣表厥宅里所以彰不善者也善

者彰則惡者病立之風聲者以彰痺惡猶未足以勸沮之故又立之風以鼓舞之而使之莫不振動立之聲以播告之而使之莫不聽從然猶有不率訓典者則是其惡積大終不可教也故又殊厥井疆以處之使之不得與善者襍焉禮記曰不変移之郊不変移之遂此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之謂也其所以如此者盖亦使之畏慕而已畏者欲其畏惡而不為也慕者欲其慕善以知勸也

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



風未殄公其念哉

無垢曰孔穎達云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靡靡者相順從之意紂拒諫飾非惡聞其短惟其靡靡相隨順利口捷給隨從上意者以之為賢商人效之遂成風俗而東坡曰余以書觀之知商俗似秦俗蓋二世似紂也張釋之諫文帝曰秦以任刀筆之吏以亟疾苛察相高其弊徒文具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夷至于二世天下土崩今以嗇夫言辨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風靡凡釋之所論則康王以告畢公者也其

說甚詳故并錄之然至畢公時利口之風猶在未盡絕也畢公必能辨之何哉惟公懋德則足以起人之誠心克勤小物則足以止惡于未然弼亮四世則飽諳時俗之變矣正色率下則非心邪意一皆散矣虛華無實阿諛苟且之態其敢復萌乎此所以知畢公必能辨此也

林氏曰治必有先理固不異政者正<sup>也</sup>以仁為本以義為基不在崖異斬絕之行甚高難行之理特一道以常行豈悅于頃臾而厭于悠久行于朝夕而忽于歲



月使民優游漸漬遷善遠罪而不自知易曰聖人久  
於其道而化成則知政貴有恒也如此辭者發言之  
端也意盡而言之者天下之至也言不知而意不盡  
者天下之浮言也苟欲使民曉然知利害之所在而  
無惑于紛紜豈在多人旁搜指東為西而求異乎易  
曰吉人之辭寡則知辭尚體要也

尚書精義卷四十八

宋 黃倫 撰

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敝化  
奢麗萬世同流

無垢曰天道無他禮與德而已欲識天道當自理與  
德觀之惟由禮則理而為善行惟有德則得而為聖  
賢此正大道也而世有祿位之家不知此理故由禮  
者少而蕩德者多其悖乱天道也甚矣順天者存逆  
天者亡既悖天道其亡也必矣然而所以禮者以祿



也惟有祿則見利而不見禮所以無德者以放蕩也  
惟放蕩則見欲而不見德也

林氏曰襲富貴之勢者不與驕期而驕自生處安樂  
之極者不與侈期而侈自至此理之必然而效之必  
至也夫世祿之家目所睹者聲色之娛耳所聞者絲  
竹之美親詩書之時少親子女之時多苦言不入于  
耳至道不形于心欲至于敗度縱至于敗禮又且以  
蕩陵德使天之所賦以善者子然無遺矣孟子曰存  
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今敝壞先王之化而為奢

麗者非所以事天也非惟寔悖天道而禍流于萬世  
矣

茲殷庶士席寵由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侈將  
由惡終收放心閑之惟艱

無垢曰世祿之家以祿亡禮以蕩陵德而此殷之庶  
士皆世祿之家居寵利久矣以祿亡禮以蕩陵德惟  
祿故怙侈惟蕩故滅義可以見怙侈而滅義之實矣  
先王制衣服也公卿士大夫各有等殺今殷士怙侈  
而服美于人滅義而不復問衣裳之常制此心不已



何所不可乎

林氏曰今殷之多士居寵為已久奢侈以為常怙侈滅義驕淫矜侈今將革商之俗循周之制安可驟以刑罰驅之使從哉惟當閑之猶閑馬之閑不流于放心俾自循于善也

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

無垢曰所謂能訓者何訓也康王恐畢公未知其意故明言之曰惟德惟義時乃大訓所謂德者即仁義

禮智信之謂義者即事得其宜之謂在心則有所得于事則得其宜天下之訓有過于此乎然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則民不從是德義之訓倘不以古為訓于何其訓乎自堯舜三代以來其所以訓民者雖事有不同無非以德義為主而已非畢公其誰識德義之本乎

張氏曰孔子以富而無驕未若富而好禮則資富能訓以其好禮故也既訓于禮然後能順性命之常而不為物所殘賊此所以不中道夭而永年也雖然所



以訓之道必在德義得而行之之謂德事得其宜之謂義惟德惟義以訓之然後可以為大訓也德義之訓當稽之古苟不由古訓則不足以為大訓矣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修

無垢曰蓋天下莫難化于殷民吾意誠于此則殷民化于彼是殷民之化與不化可以卜吾德之進否也使殷民有背叛之心則吾德不修可知矣吾德不修豈特殷民背叛天下皆將背叛矣邦之危也奚疑使

殷民服化則吾德修可知矣吾德既修豈特殷民服化天下皆為士君子矣邦之安也亦奚疑論至于此康王其知治體之深者乎又曰不剛表厥宅里是不柔殊厥厥井疆是也將以為剛而善者怙焉是不可以為剛也將以為柔而惡者沮焉是不可以為柔也夫其為善者則吾之不剛見焉方傾意慰荐使之樂于為善其為惡也則吾之不柔見焉方摧挫沮抑使之憚于為惡善惡之來也不同則吾之待之也無不允當非吾之德修其能如此無毫釐之差乎



林氏曰繼治世者易為力救乱俗者難為功衰亂之俗有如調瑟大絲易以急小絲易以絕寬以治之則小大得宜亟以理之則先後失序惟治之以德則柔不至于縱剛不至于迫優之游之使自得之饜之飲之使自趨之昔成湯之懋昭大德也布政則優優以言其柔其烈如猛火以言其剛終至于德日新萬邦惟懷可謂同意

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

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

無垢曰以不剛不柔待頑民自周公來行之久矣特所施設異耳周公以不剛不柔慎其始故以宅爾宅有政爾政之說有致天之罰于爾躬之說君陳以不剛不柔和其中故有寬而有制從容以和之說有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之說畢公以不剛不柔成其終故有表厥宅里殊厥井疆之說是此三人者雖施設不同要之歸于不剛不柔而已不剛不柔不在商民在我而已施之不得其當邦之安危係焉其可輕乎



戴氏曰先王之治後王不可以不成先正之功後正不可以不續然而續成治功蓋有其道君臣上下同此一心耳商民歸周為難化也久矣在成王時周公慎保釐之始君臣和分正之中至康王而又命畢公以往焉所以續先王之功而成先王之治也雖先後不同而心乎商民之心未始不同此所謂成康之盛也與

林氏曰播敷教化正之功者非一朝而可成懷哀靡之俗者必相資而後治夫頑民之性也習亂為已久背化

為已深將以革之非歷世而未見其成也是以前必有望乎後賢必有賴乎聖則馴教斯民之化者非相資可哉故慎厥始者欲密之使無擾和厥中者欲誘之使為善成厥終者欲一之使無變使漸而圖之日改月化安而入于良善之域也終至教化修明習俗陶成無復睥睨周室如三監之時至于道洽政治澤潤生民雖外而四夷罔不咸賴予一人無事亦受其福矣

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子孫訓其



成式惟又

張氏曰名生于實有其實者不與名期而名自至故康王告畢公使之建無窮之基然後有無窮之聞也夫聖賢君子其所以為天下國家之計者非特在于一身之與當年而已故其所建之功與夫所傳之譽必將以垂之永久此所以謂無窮之基無窮之聞也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慎厥事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無垢曰畢公之任可謂重矣然勿以為難而曰弗能

也惟在盡其心則無難矣勿以為易而曰民寡矣惟在慎其事則不敢以易自處矣又曰先王成烈謂文武成功也前政謂周公君陳也言當今天下四海皆先王成功與夫前政輔贊之力也畢公欽政順守先王之成功則周公君陳之政亦克美而不壞矣一舉而兩得之可不念哉

史氏曰天下之事不可以微而忽之不盡其心則雖微不克天下之民不可以寡而輕之不謹其事則雖寡不治惟能盡其心慎厥事則能欽若先王之烈而



美君陳周公之政矣

林氏曰自暴者不足以有為自棄者不足以有行不既厥心則雖小不克不謹厥事則雖寡不治惟能欽若先王之成烈內盡其心外勉其事是亦周公君陳之政矣

穆王命君牙為周大司徒作君牙

無垢曰君牙賢否于經史無所見觀穆王稱其祖父忠正勤勞紀在太常至使之在六卿高選想亦賢者矣使穆王誠能取文武成康為法于上君牙取其祖

父為法于下則周之中興亦不難矣然而穆王無聞焉豈穆王之無志抑豈君牙之忝祖父耶以此知太平之世君臣並受其福衰亂之世君臣並受其辱可不戒哉 又曰穆王康王孫昭王子在周亦不為有道之主然而猶能知君牙之為大司徒此夫子所以取之也

陳氏曰康王時芮伯為司徒而君牙之冊多言祖父忠貞又戒之以續舊服無忝祖考則是祖父為司徒而君牙繼之也君牙豈芮伯後人耶不可攷矣



君牙

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

孫氏曰日月者為常旌旗畫以日月故謂之太常言臣之有功者必紀于此所以顯于天而又為王之常常瞻視示其不忘也周禮司勛云凡有功者銘之于王之太常祭于大烝彼言功而此言績也盖有所樹立之謂功有所纂緝之謂績此言乃祖乃父服勞王家繼以父子言之有纂緝之義故謂之績

胡氏曰太常之旗也周以日月<sub>月</sub>往為常日往月來未嘗少止而謂之常惟其無常乃所以為常也常者道也物者事也王所事者道士所事者事故王所建曰常士所建曰物也

張氏曰中其心之謂忠靜而正之謂貞人臣之節無過于忠貞君牙之祖父于忠貞之道世世而力行之故曰世篤忠貞者言其德也服勞王家者言其事也內薦其德外勩其事故其成績紀之于太常

呂氏曰一代維持必有世臣故與王室同休戚安危



相與維持長久這也是理之常辟如名山高岳自然有百圍之木長江滄海自然有千里之魚周家有八百年之基業自然有世篤忠貞之臣

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正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續乃舊服無忝祖考弘敷五典式和民則

無垢曰余觀穆王稱君牙為先王之臣則君牙在昭王時亦已至大官矣使昭王南征而不復則其忝祖父也已有其形矣穆王欲繼守文武成康遺緒而洗

先王遺恥乃不思如高宗之求傳說宣王之得山甫區區守先王齷齪無效之臣以為左右俾贊治四方其無能為也不足怪矣又曰若蹈虎尾思其反噬也又涉春冰思陷溺也蹈虎尾已憂危矣況蹈虎尾而涉春冰乎并此二思其何以堪之夫祖宗遺緒即天下之民也民猶水也水可以載舟亦可以覆舟民猶馬也馬可以安輿亦可以駭輿反噬陷溺之義其在茲乎

林氏曰天下可以一人有而不可以一人治有天下



者一人也治天下者非一人也天下者天下之天下  
非一人之天下也吾一人奄而君之小大不為之維  
持臣鄰不為之輔翼則欲其有濟難矣哉又況繼祖  
宗之丕烈荷神考之宏休總宗廟社稷之重履版圖  
生齒之繁其責可謂重矣其任可謂大矣得不賴左  
右之臣敷心腹腎腸以共治四方則又安能大布五  
常之教式和民之物則哉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  
所謂民則者此也

張氏曰文武者周之勦業之君也成康者周之守文

之君也穆王承文武成康之後其于勦業守文之遺  
緒當嗣之而已嗣之者欲其不絕也守之者欲其不  
失也然而所以嗣守之者非一人之力可以勝其責  
此所以命君牙為大司徒者欲其左右輔弼于已以  
治四方也雖然天下大器也有而為之者其易邪故  
曰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見其憂危之至也  
此所以命汝弔翼作股肱心膂作股肱者欲其外竭  
其力也作心膂者欲其內竭其謀也續乃舊服無忝  
祖考者人子之道以繼志述事者也能繼志述事則



有以揚名于後世而無貽祖考之羞辱也矣

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

林氏曰身教者從言教者訟君子養源大人正己未  
有正己而物不正者苟不自正其身則雖令不從矣  
蓋表正則影正表之不正則影亦不正惟能以中正  
自處則下無有不從者矣

張氏曰正者政也中者德也政出于身使人觀而化  
之者也德出于心使人感而化之者也爾身克正則  
民化之罔敢不正民心不能以自中待上之人率之

而後中然則為人上者固當正其身中其心然後可  
言治也

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  
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

無垢曰暑雨祁寒非王之過尚且怨怒咨嗟則夫所  
以牧民者亦可謂難得其心矣惟以其難調者為念  
而思所以易調者在何處而民寧矣然則易調處果  
何在乎曰莫若正吾身以發其正中吾心以發其中  
民之中正既見則號之而聽令之而行豈復有怨咨



耶所謂易者在茲也然則穆王知告君牙以中正則穆王所以率百官者其可不出于中正乎

蕭氏曰寒暑無情不可怨民猶妄怨則臨民可謂艱矣然亦在圖其所以易而不以艱為患也夫雨者患澤之象夏暑雨又足以解煩愠而人之所尤喜也然而太甚則民猶怨況為政者可以寬縱之太甚乎寒者威之象冬而寒固所以成物而消厲也然而太甚則民猶怨況為政者可以威之太甚乎

陳氏曰天下有道則庶民不議天下無道則民無事

而怨甚于寒暑昭王南征不返而穆王即位乃欲以輒迹周天下則民之怨咨非無謂矣無惑乎無事而怨也又曰有虞氏未施信于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于民而民敬之何修而得斯于民也高宗亮陰三年不言言而天下服之蓋誠心默契于不言之間而行事應于舉措之後則天下未有不服者也穆王告君牙以思艱而圖易然則其所艱者果何在乎惟收天下之心而已民心既歸則舉措足以服民無患乎民之多怨也嘻豈易哉穆王不能知此則周德



哀矣

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罔缺

無垢曰文王之謨非邪說也所以丕顯丕顯者其謨大明衆理也武王之烈非暴行也所以丕承丕承者其烈大為可繼也謨蓋言中正之理烈蓋承中正之業其謨其烈所以啟發佑助後人也皆以正而無缺即中矣不中則偏所以缺

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

于前人

張氏曰自其父子而言之則謂之光訓自其君臣而言則謂之光命此顧命所言文武之光訓而君牙所言文武之光命其實一矣君牙能對揚文武之光命則于前人可以追配之矣蓋前人于文武先命固嘗對揚之也然則君牙將欲追配前人不可不知乎此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乂

林氏曰前人成憲軌則為易遵也典章為易明也其



言足以明徵其事足以定保視百聖而不慙蔽天地而不恥所以垂法于後者亦云脩矣後人循之則治所由致咈之則亂所由生雖然稱職者人臣之功任人者人君之德今也君牙能遵前人之聖訓率乃祖之攸行則足以彰穆王之有义矣  
張氏曰先正舊典其書可法也祖考攸行其事可循也于先正舊典能法之于祖考攸行能循之則君牙可謂能勝任矣君牙能勝其任乃穆王之用得其人如此則足以昭穆王之有义矣

呂氏曰君牙當率循乃父之舊法以道之既說率惟又說時式言語諄複不要一毫失前人之意民之治亂在茲此一句又提得分明民之治亂只在此亦是君牙能念祖考率循舊法則民之治便在此若是君牙以私意小知作聰明以亂舊章民之亂便在此蓋民之治亂只在君牙守與不守耳大抵祖宗成法後世守之則治違之則亂如漢高祖唐太宗其立法規模詳脩後來子孫總循之便治有稍外之則便亂如君牙能率循祖考敷教天下乃所以明昭穆王之法



穆王命伯冏為周太僕正作冏命

冏命

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

林氏曰神器至重不可以驕心守天下之大冏當以勉力圖持一身之微如負萬鈞之重泰山之勢常懷累卵之危然後可以出典神天嗣守大寶而為神民社稷之主也今穆王嗣前人之遺緒紹無疆之歷服夙興夜寐冏不祇敬則其心可謂勤矣

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祇若萬邦咸休

無垢曰或承順則善道流行或匡弼則惡念自消故形于出入起居者無非肅敬見于發號施令者無非善道嗚呼文武天資高遠而左右前後又忠良正人承弼之所以益聖益明而為天下後世之標的也又曰人皆謂祇若出于下民咸休出于萬邦而不知乃文武聰明齊聖與夫前左右前後皆忠良正人之

形見矣然則圖治者無求之下民萬邦也求諸已而已矣

臨川曰辟者出政立辟之稱后者繼世之稱故先王則稱于承弼厥辟在已則稱其永弼乃后言各有所當故不同也

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

林氏曰不自抑者無以盡臣下之謀不責難者無以致人君之聖今夫以一身之微受兆民之託幾務至

繁也雖極師曠之聰有所不能聽封疆至遠也雖盡離婁之明有所不能視不賴左右有民汝翼宣力四方汝為之臣則安能盡天下之事乎惟其責望之如是其重倚賴之如是其切在位之士知其所以責望倚賴之意朝思夕念是究是圖彌縫其闕匡救其失使其善者誘而進使其不善者却而退輔導訓誨期致其君于無過之地而後已則為之君者雖有傲物之心必變而為寬厚雖有奇衰之行必歸之于至正使無媿于前人而克紹前烈矣



孫氏曰繩者彈正也糾者察也愆言乎行謬言乎言  
繩之使無過行糾之使無過言格非心孟子所謂大  
人能格君心之非也

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  
不逮

無垢曰侍御僕從安能勉勵君之德而交修君之不  
逮哉余蓋知之矣使居此任者有一不正之人則劉  
向所謂熒惑耳目感移心志其何所不至哉倘皆正  
人則人主邪心不生雖生亦不行矣其或有失則侍

衛僕從交相以先王故事正之其所補豈小哉

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僕臣正  
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爾無  
昵于儉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非人其吉  
惟貨其吉若時瘝厥官惟爾大弗克祗厥辟惟予汝辜  
林氏曰夫事君以人者以一善士傳之使衆不善士  
咻之則王之左右前後皆非善士也故所聞未必善  
言所見未必善行而王孰與為善哉古人所謂習與  
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于楚不能無楚言



是也以不善士咻之使衆善士傳之則王之左右前後皆善士也故所聞莫非善言所見莫非善行而王孰與為不善哉古人所以謂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于齊不能不齊言也荀卿曰習俗移志安久移俗居楚而楚居夏而夏不知其君視其左右靡而已矣豈齊人楚人咻之之意邪昔成王中才之主也有周召則義聞有管蔡則諛入則知王之左右當擇正人也

史氏曰得天下之正臣斯能行天下之正道臣道正

而君不正者未之有也夫朝廷之官不勝其衆而狎近者莫親于僕御天下之邪不勝其多而易溺者莫先乎耳目僕御耳目之官也使得其正則君之視聽無往而不正不得其正則所以開視聽之端者無往而能正人君之德先王之典正與不正端在乎太僕之官慎簡乃僚舉而用之何如耳

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彛憲

張氏曰穆王于文武之臣則曰承弼厥辟至其自言則曰永弼乃后于彛憲蓋人君之于侍御僕從之臣



非主于將順而其意欲使其正救而強弗于已此所以言永弼而不謂之承弼也  
呂氏曰穆王至此又說與伯冏汝到此須以敬長輔我于常典言祖宗彞憲已自完備無虧欠處但輔我于常憲是矣

尚書精義卷四十九

宋 黃倫 撰

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

無垢曰呂命者命呂侯為司寇也命為司寇而不明言之如君牙為司徒伯冏為太僕正之例何也曰為司寇久矣呂侯以時度之知周刑太重乃建明于穆王以夏贖刑為法穆王是之故因可呂侯贖刑之法而遍及天下也是篇非為命為司寇而作也此所以謂之呂刑也名言呂刑則知贖刑之意出自呂侯建

明也

東坡曰周公之刑二千五百而穆王三千雖增其科條而入墨劓者多入宮辟者少也贖者疑赦之罰耳然訓刑必以贖者非贖之緩數無以為五刑輕重之率也如今世徒流者皆折杖非以杖數折不知徒流增減之率也

司馬遷曰善治天下者使法勝民而不使民勝法法勝民則治民勝法則亂是以先王藏法于幽隱之中而不以示民者愚民之勝我法也夫人君所以制天

下之命者在于法而所以行天下之法者在于權權者我之所持以制人而不可使人持之以反制我也今藏法于胸中而原心以定罪度情以制法刑則刑殺則殺使人不得以罪之小大而求法之輕重則天下之法在于我矣故民惟俛首以聽命斂手以避法遷善遠罪截然俱入于規矩準繩之中則姦偽巧詐之心無自而作况敢玩法以議其上耶

黃氏曰不待爵而勸不待刑而懲是君子也堯舜之民也爵之而後勸刑之而後懲是衆人也治世之民



也爵之而不勸刑之而不懲是姦民也亂世之民也  
余讀舜典其命百官也曰惟刑之恤云爾其皋陶曰  
惟明克允云爾蓋其終篇者無幾嗚呼何為泐之簡  
也至讀呂刑反復數千言凜乎惟恐聽之之不詳閱  
之之不實誅之之不當宥之之不審重輕之不齊辭  
貌之不一曲為之禁而大為之防其屬至于三千則  
何泐之詳也至讀春秋定哀之間蓋終乎二百四十  
二年之間爵刑之用脩矣聖人予之天下之人背而  
去之聖人奪之天下之人趨而歸之向也僭而今也

篡向也專而今也逐向也假君之權而今也國其國  
矣爵非不立也刑非不明也然而天下莫之從也是  
何泐之弛也夫刑非聖人之得已也既為之防于此  
以待天下矣而天下猶有出乎防之外則為之刑以  
待之凡刑措而不用者非上之人不用之也天下安  
行于至善而入吾刑者少矣自教化之具弛而後犯  
法者衆犯法者衆而後刑益詳其刑詳矣而不務于  
教及其久也習而安之則刑亦玩而不威矣故泐簡  
于舜而詳于周雖以孔子之聖盡力救之于其末流



而不能正故呂刑為帝王之書之終而春秋為六經之終夫刑非聖人之得已也其用出于不得已則策之下矣而猶不能以有為聖人若曰嗚呼治道至于刑而窮矣故書與春秋皆終焉

林希曰穆王訓夏贖刑周失刑也周刑之屬墨五百刑五百大辟五百穆總成康丕式之後享國耄荒其臣甫侯為訓夏乃作祥刑以詰四方墨劓不五百而千剕五百宮三百大辟二百孔子曰五刑之屬三千其庶幾乎荀子曰刑名從商則夏刑密亦得輕重之

中

張沂曰夏承堯舜之後民淳易治故制刑近輕輕則民慢至湯刑稍重厥後紂作炮烙之刑罰益重周承其後不可頓使太輕雖輕于夏猶重于夏至成康之間刑措不用下及穆王民復易治故呂侯度時制宜請訓用夏法非聖人制作不及呂侯蓋刑罰世輕世重所宜損益也

呂刑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王曰若古



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冠賊鵠義姦宄  
奪攘矯虔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  
戮無辜爰始淫為劓則桷黥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  
民興胥漸泯泯焚焚罔中于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方  
告無辜于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皇帝  
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乃命  
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鰥  
寡無蓋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  
惟明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

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  
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  
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  
彛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  
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  
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  
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  
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  
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



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令爾罔不由  
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  
在人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  
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王  
曰吁有來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  
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  
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五過  
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審罪惟均其審克之  
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孚有衆惟

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  
其罪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剕辟疑赦其罰倍  
差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大辟疑  
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  
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屬其屬二百五刑之  
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  
克之

案以上經解永  
樂大典原缺

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

無垢曰上刑適輕者如同是殺人也殺人者死此上



刑也然其間有誤殺者此在殺人中適輕也適輕則服下刑矣下刑適重者如鬪毆不死此下刑也然其間有謀殺而適不死者此適重也適重則服上刑而死矣用刑者豈可以鬪毆殺人不問情之輕重而行刑哉情輕則罰亦輕情重則罰亦重以情為權而論疑罪之輕重則其刑罰為當矣刑權輕重以為上下罰權輕重以為多少則先王之用刑罰其大指亦簡要矣

史氏曰以法而用法不若以權而用法法者一定之

制權者一時之宜任法則罪有時而不合任權則罪無往而不當法無輕重因罪而為之輕重非聖人善用其權則法有時而不恕矣當服上刑矣而情適于輕使之下服則必無濫獄當服下刑矣而情適于重使之上服則必無隱情輕重以權不以法也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

東坡曰穆王復古而不是古變今而不非今厚之至也曰各隨世輕重矣民有犯罪于改法之前而論法于今日者可復齊于一乎舊法輕則從舊今法輕則



從今法其不齊所以為齊也倫者其例也要者其辭也辭例相參攷必有以處之矣

張氏曰商人群飲而赦之不害其為輕周人群飲而殺之不害其為重或輕或重因世而已若夫不能隨世為之輕重欲為一法以齊之則非所以為齊也惟齊以非齊則其齊也齊矣有倫者言或先或後不失其序也有要者言或因或革不失其統也

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

林氏曰夫刑者例也一成而不變君子宜盡心焉罰之懲人非致之死然人已極于病矣刑人有至死者可不慎乎言刑之當謹也如此然不可以才而折獄也惟內有仁心者乃可折獄也佞者才也如左傳云寡人不佞是也才折獄則失之縱以仁折獄則失之柔兩者皆非中道也凡察囚辭之差者使不得盡其情則彼非心服而從惟屈而從矣

呂氏曰治獄之道要察罪辭冤枉于差誤處若不于差誤處察無緣知得他實情如他有理他十次說十



次無差錯若無理十次說是十樣司政典獄須是去不同處察他之情狀都無逃避處非從惟從不可從他辭說須是從他一箇實情不能從他寔情只是從他說辭這不是從大抵用刑不從民之口從民之心不從民之心乃所以從民之心

哀敬折獄明啟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脩有并兩刑

呂氏曰折獄之人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以哀矜之治<sub>心</sub>折獄這是治獄之本後世折獄之官却以折獄

為能事總得其情便自喜了蓋治獄之官是代天行罰須是哀敬明啟刑書所謂載在象魏無不詳脩須是明啟了又須眾人相與占度方能咸庶中正不可以已意自占若以已意自占便不能中正何故獄不是等閒事總出不是刑便是罰其刑便傷人肌膚其罰便傷人財貨到這裡須是審克之又曰大抵獄最要看人輸情須是看初輸情時節若不是看初輸情時節看他已成獄則已成者皆是深文煅煉得成這不可信所謂輸者是初款看他初款輸辭無冤枉



時方可信如漢杜周深刻煅煉臯陶有所不為以此見得須是看他吐露情實時方信無冤枉又曰奏獄于上須盡條許多條目有并兩刑者有一人兼犯兩罪合得兩刑聖人則并兩刑為一刑就其重者刑之所謂其刑上脩者見得聖人不欲遺漏有并兩刑者見得聖人不多罪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

林氏曰欽而畏訟者人君所以望天下之民喜于用

刑者人君所以遺天下之毒何則刑者先王為天下沮惡表善之具也使其樂于用刑而無戒惡之心則民將輕于犯法是善者無所勸而惡者無所沮矣惟其哀之憐之則天下之民畏法自重而無自棄于善之域豈不嘉哉雖然犯法者天下之民典法者有司之責使其典法者不以上天之心為心不知人君所以戒敕于我者非惟上負皇天人君之委託則民將必有所不服矣又曰夫兩造具備則易以折斷單辭無主則難于審聽為有司者其可不明聽之哉



呂氏曰今天之相助下民無非以天討正民之罪作配在下是司政典獄代天行罰與天作配有對天之功也此豈可容易何故天能死生人司政典獄亦能死生人須是對越在天心與天對無一毫私曲方可用刑明清于單辭所謂單辭最難察有兩辭者却是有對頭單辭無對頭無證佐又無主家今若欲識得如一人殺一人那一人已死只有殺人者在又無對頭獄辭都由這一人說此之謂單辭明清須是自家知慮極澄清初無私昵方始能仔細察得他若不是

十分知慮清明如何察得單辭單辭察了兩辭不足道

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

無垢曰夫民之所以治者以典獄之官先得理之中無私喜無私怒以此聽獄之兩辭則直者得理曲者服刑曲直在彼而我無一毫私心變動于其間焉所以君子有所怙小人有所愬又曰不能分兩辭之



曲直者多由私家乱之也私家云者私喜私怒其下至于納賂受賄以亂曲直者皆是也可不以私家為戒乎又曰鬻獄得貨人見其為寶耳非寶也乃聚罪狀耳東坡云辜功猶罪狀也古者論罪有功其迹狀也此意猶昔人作假山其傳曰此非假山也乃血山耳以言獄貨非寶耳也乃聚眾禍耳取禍入門稍知利害者為之乎而貪吏見金不見禍其亦可哀也故穆王指獄貨為禍使知所做焉又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此亦天理之自然者人以寬

枉求正于我而我受人貨賂變是為非亂曲為正此作不善者也報以庶尤即降之百殃之謂也天罰昭然如此自古及今所不昧者也其可不長久畏之乎永畏云者非一朝一夕之畏也又曰鬻獄而變是非亂曲直夫天降之殃禍此必然之理也豈天不以中道待人哉惟人自取其殃禍耳召誥曰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是哲命吉命凶命歷年之命天何容心惟人自取之耳在者謂人自取正在殃禍之謂也又曰人君代天者也庶人為不中之行以強凌



弱以衆暴寡以智詐愚以勇苦怯人君當行天命以  
罰之今人君失職使典獄者變是非亂曲直天乃自  
降殃禍以罰不中之民事至于此是人君紀綱大壞  
無有善政在于天下者也何謂善政無辜者得理有  
罪者服刑此善政也

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  
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  
于茲祥刑

無垢曰此篇大抵多主于中如曰士制百姓于刑之  
中曰故乃明于刑之中曰觀于五刑之中曰咸庶中  
正曰民之亂罔不中曰非天不中而終曰咸中有慶  
今又曰今汝嗣孫自今以往何監法乎非立德以啟  
發民之中乎庶幾汝嗣孫明聽我言哉蓋民各有中  
得此中則上下貴賤老少長幼各安其分不相陵犯  
有和睦之風無乖爭之俗安得陷于刑辟哉顧惟此  
中其何能自發見乎惟在上者行德以啟發之耳昔  
堯以穆穆在上而群后以明明在下君臣合德醞釀  
造化灼于四方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彞則



民之中果在上立德以啟發之耳 又曰知人則哲  
哲者知人之謂也有知人之哲而以斷刑則人之是  
非曲直何所逃哉是非明辨曲直昭然善人怙焉惡  
人愆焉萬口一音稱誦讚美者此自然之理也然則  
孰為 哲曰自知孰為自知曰三省三省則自知一  
心之是非曲直矣自知一心之是非曲直則天下之  
是非曲直皆影見于吾一心矣猶懸鏡于堂妍醜皆  
入澄水于江星斗自見哲蓋自于此 又曰哲人何  
以有無疆之譽哉以其斷獄皆属于五刑之中故也

不輕以用刑有罪者無所逃不重以用刑無罪者無  
所慮一以中斷刑而已矣吾何容心哉大而大辟小  
而墨辟皆得其中所以有無疆之慶譽也哲人豈求  
名于人哉鼓鐘于宮其聲自聞于外蘭生于林其香  
自達于遠

林氏曰本之以德者人君愛天下之誠輔之以刑者  
人君治天下之術使其本之以德則施為仁政發為  
仁術而躋民于仁壽之域又非爵賞勸乎其前刑罰  
驅乎其後民皆徂于為善則雖有刑法殆將措而不



用卷而懷之此人君愛天下之誠然也惟其輔之以刑則不專以刻薄為心鍛鍊為利立民之極享天之福法得其情情當其罪放僻邪侈之心無自而生遷善遠罪之風油然而起此人君治天下之術然也

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無垢曰余讀史記知幽王廢申后及太子宜臼以褒姒為后而立其子伯服為太子宜臼奔申申侯怒與犬夷殺幽王虜褒姒晉文侯與鄭武公乃即申共立宜臼是為平王嗚呼尚忍言哉即以史攷之是平王

因申侯殺其父而得立也嗚呼尚忍言之耶嗚呼春秋之作始于隱公其亦以是也使平王知有父子方且痛苦求死之不給肯為弑父者所立乎又曰晉文侯仇迎立平王遷于洛邑平王德之故錫以秬鬯圭瓚彤盧弓矢使為侯伯即分陝之任也毛萇云九命諸侯然後錫以秬鬯圭瓚孔穎達云晉文侯于時九命為東西伯故得受其賜也秬鬯者秬黑黍也鬯鬱金之氣也以鬱金釀秬米為酒圭瓚以圭為勺柄以酌鬱鬯裸以求神也此諸侯之盛禮也禮曰賜圭



璣然後為鬯未賜圭璣則資鬯于天子以是知非如  
晉文侯安定國家安得受此禮乎

胡氏曰玉人裸圭尺有二寸有璣明堂位曰灌用王  
璣祭統曰君執圭璣裸尸太宗執璋璣亞裸蓋古者王  
賜圭璣然後為鬯未賜圭璣則資鬯于天子故旱麓  
言瑟彼玉璣黃流在中江漢言釐爾圭璣秬鬯一卣  
為其有功而賜之也然則文侯有功于東周而平王  
賜之以此凡以崇德報功而已傳曰孝道脩者賜以  
秬鬯圭璣宗廟之盛禮也于此見之

林氏曰先王之念有功也必有物以賜之諸侯之受  
其賜也必因義以報之蓋諸侯也者誠心夾輔安獎  
王室若手足之扞頭目子弟之衛父兄有不可後者  
夫何故義當然也夫君臣之分若冠履之不相侔倘  
或賜之以物崇之以禮其何以見親愛之心乎今也  
平王東遷文侯有迎送安定之功于是賜之以圭璣

秬鬯

張氏曰經言賜文侯以秬鬯弓矢馬特言秬鬯者舉  
其盛者而言之也周官典瑞裸圭有璣以肆先王以



裸賓客則圭之與璣皆挹秬鬯之賜也賜秬鬯則圭璣及之

### 文侯之命

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

無垢曰明德之人其心上合于天下合于民保護明德之人是上合天之心也所以昭然升于上下合民之心也所以敷美名于下民心即天心天心即明德

君子之心文王能保護明德君子所以上帝集萬國之歡心而命文王為君子也嗚呼明德君子其用如此人君倘不為保護而使小人諂賊之是絕民之心也絕民之心是絕天之心也 又曰先正即周召呂畢諸公也文武能保護明德君子則明德君子亦能布其四體安意肆志盡行其所學昭然以大公至正之道左右事其君使其君不陷于禍難焉平王言幽王之禍患皆左右不得其人也 又曰文武丕顯保護明德之人明德之人亦能昭然以大公至正之道



左右文武故于小大謀猷無不如意謀者猷之始猷者謀之成以先世有聖君賢臣成此謀畫道德人材紀綱政令一皆全脩故平王先祖自成康而降皆得安然在位也

林氏曰聖人之德不可揜常懷欽謹之心聖人之誠不可忽宜格天下之大夫常人之德既格其大明也則怠慢之心生于中而矯詐之怨發于外又焉能達于上下乎惟聖人之德既如是其大明也而主心于物又如此其能謹也夫然後上合乎天雖幽而無不

格下合乎民雖邇而無不聞自非聖人孰能與于此夫然後大命集于文王亦惟先正左右小大之臣咸出謀猷昭事其君使我先祖歸于在位也自古之得天下未嘗不資輔弼之臣以為之助使其盡一己之智力不資左右之謀猷將見力愈勞而心愈不給一不成而萬有餘喪求其致天下之大利成天下之大順不可得也惟其委之至重任之至專使其輸誠相與共致無為之治豈不嘉哉

呂氏曰自堯舜以來或說敬或說謹異名同實皆是



作聖工夫這明德是天生聰明自然之明德謹之一字是保養持守此德此亦見得文武保養之功深是以昭升于上敷聞于下自然克明上下四達此其所以集命于文王上帝集命時元不在外只是明德中總謹命所以集不謹命所以散文武之德固如是此亦緣當時有先正之臣能左右昭明于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見得文武是尊信賢哲無小大皆率而從之所以能率先王也這裡却說小大謀猷罔不率從是小事大事皆出于臣下明德安在如臨之六五以智

臨大君之宜吉臨六五之臣見牧虛心待天下便是知臨大君之宜吉若區區任一己之聰明不任衆人之謀猷如何昭升于上敷聞于下

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資澤于下民侵我我國家純即我御事罔或者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

無垢曰平王言我嗣位正當天大禍患絕資用惠澤于下民無以自振而犬戎侵伐我國家為大患難其何以自支乎然禍難之作天所以開聖人也商道



不衷何以見高宗四夷不叛何以見宣王漢無昌邑  
之變則無以啟宣帝唐無宮闈之變則無以啟明皇  
患平王無志耳苟惟有志則呼名如夫差嘗胆如勾  
踐輕徭薄賦以收民心尊賢使能以慰民望選兵練  
將以圖報讎伏大義抒宿忿與天下共誅弑天子者  
豈非臣子之職乎 又曰天下之理有當謙者有不  
當謙者承祖宗之業不謙則不足以持盈當禍患之  
後不任則不足以成功且以成湯觀之得一伊尹其  
為言曰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

者如已推而納之溝中又曰予罔克弗俾厥后為堯  
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其任如此所以能佑佐成湯  
能自諸侯而為天子自七十里而有天下今平王君  
父為犬戎所弑乃曰予則罔克此豈謙退時耶 又  
曰平王有 苦之言而無發憤之意有求助之言而  
無自立之志豈有如此而能中興者乎用伐鬼方高  
宗所以能中興如震如怒宣王所以能中興明明廟  
謨赳赳雄斷者光武之中興也予不能事事其何以  
見于郊廟憲宗之中興也豈有如平王資質而能有



為乎

林氏曰有國家者成之孔艱壞之甚易百年成之不足一朝毀之而有餘為人後嗣者宜念乃祖經營締構積行累功豈易為耳詎可廢法亂紀敗常亂俗而自取喪亡哉夫有周之天下自后稷開基公劉經始文寧之武定之其用心可謂勤矣其慮後可謂深矣迨及幽王為犬戎所弑殄絕先王之命荒廢祖宗之緒在我後嗣有不克負荷其位亦云勤矣故今歷陳失天下之由自陳天下之責如此其難也言我小子

遭天大罪使恩澤下絕政教隳毀殄絕于下民也又侵我土地傷我人民及言當時左右之臣則無老成人又無俊傑在位是致國家之亡使我又不克負荷其任也又言我惟祖惟父其不恤我躬以致如是于是告文侯曰今汝有功于一人則使長在位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汝多修我扞于艱若汝予嘉

林氏曰纂先王之服者莫若昭前人之功法先王之功者斯可配前人之德前人所以貽厥後後人所以



紹前烈者不外乎此道也何則夫欲傳祖業者必思得祖宗之人既得祖宗之人然後可以致祖宗之治祖宗之得天下必有大義之親以為之輔翊吾之所守者祖宗之業其可不責以祖宗之事今汝苟能克昭乃祖之德惟能纂祖宗之烈使文武之道不至于墜地用能紹乃辟追孝于前世文德之人今汝之功多甚修矣乃扞我于艱難其功可嘉得不勉之成之以紹前人之德與

胡氏曰傳稱我周之東遷也晉鄭焉依是晉之文侯

鄭之武公犬戎滅周之後在平王遷洛之時輔弼東周戡定王室之不殞繫二國之是賴也故文侯之命曰汝多修扞我于艱若汝于嘉是乃扞禦于艱難誅犬戎而存周室也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

林氏曰諸侯有錫所以示一人之至恩禮物不同所以昭人君之厚德何則天下之大不能獨治必有資于共治之人惟吾同姓之親恩同肺腑德厚邱山得



不賴于維持之力推獎之功也古者天子之制征伐  
叛而討之所以示刑服而舍之所以示德故諸侯征  
伐有功則賜之弓矢夫文侯扞我多艱宜乎賜之有  
彤有盧也馬之為物可以重任可以代勞其性則柔  
順而能行此正如坤為人臣之德也故諸侯享天子  
以馬天子之錫諸侯亦以馬其意可見矣

張氏曰貞中尊也有中和之德足以承先祖奉祭祀  
故以秬鬯一卣賚之彤者正陽之色也盧者正陰之  
色也陽為德賜之以彤弓彤矢者以其德足以會紹

乃辟也陰為刑賜之以盧弓盧矢者以其威足以扞  
我于艱也馬之為物其行地無疆承載于下而使人  
無為于上有臣道焉故又賚之以馬四匹

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成爾  
顯德

林氏曰天下之勢有遠邇人君之治在德政近者易  
治而遠者易踈惟人君以德而為政遠者既柔則邇  
者自歸感此而彼應感近而遠應將見如嬰兒之慕  
駒犢之從其從之也不期而然矣且民之情不難服



也愛之則親不難格也利之則至何則好順而惡逆者斯民之常心一拂其心則彼將攜持而去好利而惡害者斯民之常情一順其情則彼將竭蹶而趨為人上者得不以惠而康之乎

東坡曰唐德宗奉天之難陸贄為作制書武夫悍卒皆為出涕唐是以復興嗚呼平王獨無此臣哉張氏曰遠者柔之則遠人格邇者能之則邇人安告文侯以柔能邇者以晉戎狄之與隣故也至于小民則其保為尤難故欲其惠康之也惠以愛之康以安

之則小民可得而保矣



尚書精義卷五十

宋 黃倫 撰

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費誓

無垢曰東郊不開言淮夷徐戎自東而來也伯禽講武治糧申令于費費非戰地也

孔武仲曰夫聖人之定書將以垂法于後世所以垂于後世者莫若立言之深切著明苟其言之善足以為法于人矣則位雖卑德雖薄何害其言之善乎苟其言之不善且或無言可錄則雖桀紂之位貴為天



子子弓之賢亞于聖人不聞有言可法于後世然則詩書之所錄何必待其德與位哉此秦穆公不用蹇叔之言一戰于殽而敗績歸而有悔過自新之意魯伯禽率三郊三遂之兵征討徐夷有藩屏王室尊事天子之心是皆有美言善道可為後世之法列于書之末不亦宜乎

張沂曰尚書謂之帝王遺書何以繫之以費誓秦誓曰孔子敘書以魯有佐王討罪之脩秦有悔過自誓之戒足為世法故錄以脩王事然則秦魯之君皆是

王臣故錄其誓而係之周書亦猶皋陶之謨係于虞書也以是論之何必他議或曰孔安國曰魯有治戎征伐之脩今子言魯有佐王討罪之脩何據乎曰今據蔡仲之命曰成王東征淮夷費誓曰徐戎淮夷並興魯侯征之于費而誓衆是同王征伐而有脩也周之時諸侯伐征多矣其事不載于書今獨載費誓是伯禽為聖人後能佐王討罪故錄其誓也

林氏曰何彼穠矣平王之詩而繫之國風者以治內之事在焉駟者僖公之詩而繼以頌後者以長善之



意在焉今書者政事之紀帝王之軌範而連之以諸侯之事者孔子之意以魯有治戎征討之脩秦有悔過自誓之戒足以為法故錄以示于後蓋以長善救失之心是知詩書之意相為表裏

呂氏曰帝王誥命至于文侯之命已絕文侯之命既絕是書合當以此終然而猶有費誓秦誓于其後孔子定書自有深意帝王之道乃古今常行共由之道也若是書終于平王文侯之命則是天子諸侯不能出誥命書便絕于此誥命有時而窮孔子要後世之

道理無窮後面所以又有兩篇諸侯之誓正恐當時以為聖人之道如天天不可階而升道便于此窮極斷絕了且如易不終于既濟而終于未濟若終于既濟是天下無餘事易已無餘蘊如此則是易有時而窮惟是終于未濟所以見無時而窮若書果終于文侯之命則是帝王之澤亦終人無緣進于帝王之道所以存此兩者費誓一篇見得帝王之遺澤尚在夫子嘗言齊一变至于魯魯一变至于道時當春秋王綱解紐惟魯尚有周家典章文物紀綱法度由魯亦



可以至于道孔子所以存費誓一篇見伯禽初業垂  
統承周公之教為無窮之法

費誓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善敕乃甲冑  
敵乃干無敢不弔脩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  
不善

無垢曰弓矢言脩戈矛言鍛鋒刃言礪皆法言也孔  
穎達曰弓一則矢百弓十則當千使之數脩足其說  
是矣戈矛非鍛則不精鋒刃非礪則不利

林氏曰好生而惡死者天下之常情也今也魯侯驅  
民于萬死一生之地冒鋒鏑犯霜露以從事于此而  
又整戎脩戒其士卒以至無有不善者何哉蓋好生  
惡死天下之常情而所欲有甚于生所惡有甚于死  
者為人上者得不所欲與之聚之所惡與之去之夫  
然後與民同樂而上下咸安者哉傳說曰惟干戈省  
厥躬蓋已之不正物將奈何今淮夷徐戎侵我邊鄙  
戕我人民吾得不帥民以去之宜乎告誓之如是之  
嚴也



張氏曰甲之于身胄之于首干之扞蔽皆所以自衛也。敕乃甲胄者簡擇之而使精也。敵乃干者攻治之而使謹也。凡用兵遠則弓矢者射之近則矛者勾之。戈者刺之則弓矢戈矛與夫鋒刃皆所以討敵者也。弓一而矢百則弓矢欲其脩戈矛必有金而成之故。戈矛欲其鍛鋒刃必就礪也。然後利故鋒刃欲其礪。用兵行師以自衛者為先而討敵者次之。故先言甲胄干而後曰弓矢戈矛鋒刃。至于甲胄干非特欲其善也。又欲其無敢不弔則其所以自衛者尤致其謹也。

也

呂氏曰大抵戎狄德盛則後服德衰則先叛。蓋氣稟之偏者易服易叛。所以伯禽宅曲阜之初徐戎乘新定未集便乘間來作亂。

今惟淫舍牯牛馬杜乃獲斂乃弔無敢傷牯牯之傷汝則有常刑。

無垢曰牛馬為車戰及負載之用軍事所不可忽也。獲設機以捕獸者也。穿掘地以陷獸者也。軍傍之民有此類者本非有意于取軍中牛馬也。然當吾放牧



之際倘不杜絕斂察之則必傷吾牛馬以害軍事故  
不杜斂有至傷牯者則軍有常刑矣此誓軍傍居民  
也嗚呼軍自軍民自民在軍則戰在民則畊故雖有  
軍事而軍傍居民不妨其安業也先王行兵乃如常  
事矣

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祇復之我商賚汝乃越  
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牆竊馬牛誘臣妾  
汝則有常刑

無垢曰雖馬牛其風可逐而不敢逐臣妾逋逃可捕

而不敢捕勿敢越逐者恐亂軍衆也有能得放逸之  
馬牛逋逃之臣妾而謹還其本主者此良民也吾乃  
商度多寡而等級以賞賚之所以勸其守分而不生  
僥倖之心也 又曰乃越其部分不待號令而擅自  
捕逐之者乃有得馬牛臣妾認為已有而不號本主  
者二者則軍有常刑矣所以禁其亂衆而止其苟得  
也 又曰人衆則氣盛故多妄作又有小人鼓唱其  
間故有恃衆而為寇盜者攘斂人財物者踰垣墻而  
為姦者竊他人馬牛者誘他人臣妾者固所不能免



也惟探賾索隱鉤深致遠長慮却顧知其必有此事而先為之防範則衆心安定而小人無能為矣蓋刑所以禁未發而制邪心也其算索物情如此其精以此心而料敵制勝蓋有餘矣

甲戌我惟征徐我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榦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無垢曰夫淮夷徐戎以伯禽宅曲阜而興兵侵擾今

不俟其至先往征之此兵法所謂先有奪人之心也蓋興兵而來則其備嚴未至而先征之則出其不意而彼氣喪以周公之子行兵如此則知三代行兵與宋襄公武安君大異矣又曰兩軍相當性命相角干戈相持不服炊爨不事七箸為此乾糲以充飢虛蓋軍飽則氣贏飢則氣乏其于糗糧其可不儲峙之以供軍需乎其或不逮使三軍飢乏是乏軍興也兵法乏軍興者斬汝則有大刑謂付之死地也軍事至重不得不嚴也又曰天子六軍則有六鄉六遂大



國三軍故止言三郊三遂鄉即郊也國外曰郊郊外  
曰遂百里為郊二百里為遂三郊三遂儲蓄楨榦以  
脩築壁壘及距堙之屬也距堙即土山也在外以闕  
城外中在內以闕敵情楨榦謂築牆所立兩木謂之楨  
當牆兩邊障土者謂之榦榦即詩所謂縮板  
東坡曰徐戎淮夷近在魯東郊不伐之于郊而載糗  
遠征其國既以甲戌築亦以甲戌行何也古來未有  
知其說者以余攷之伯禽初至魯魯人未附韓信所  
謂非素拊循士大夫驅市人而戰者若伐之于東郊

魯人自戰其地易以敗散築城而守之徐夷必爭使  
土功不得成故以是日築亦以是日行徐夷方空國  
寇魯魯侯乃以大兵往攻其巢穴師興之日東郊之  
圍自解所謂攻其必救築者亦得成功也費誓言征  
言築而終不言戰蓋妙于用兵周公之子蓋亦多才  
多藝耶 又曰汝敢不供楨榦則吾之刑汝不遺餘  
力矣特不殺而已糗糧芻茭不供則軍飢故皆有大  
刑大刑死刑也楨榦不供比芻茭差緩故用無餘刑  
非殺也近時學者乃謂無餘刑孥戮也非止殺其身



而已至于殺而猶不止誰忍言之伯禽周公之子也而至于于是哉 又曰言魯人以別之知當時有諸侯之師也楨榦芻茭皆重物故獨使魯人供之三郊三遂南西北方郊遂之人東郊以脩冠不供也徐夷作難久矣魯固受其害而以宅伯禽知周公不私其子也伯禽生而富貴安逸始侯于魯遇難而能濟達于政練于兵皆見于費誓知周公教子有方也孔子敘書蓋取此也余攷伯禽為方伯凡所統率共皆在焉何獨魯人而已而供楨榦芻茭獨魯人者蓋糗糧則

諸侯之師可自辦而楨榦芻茭皆重且多豈可使諸侯遠致哉

林氏曰兵凶器也亦可置之吉戰危事也亦可置之安但觀其用心如何耳使其心乎安民則不在于殺伐為事不在于勇敢為能而大意欲為民去害而即安以亂而易治彼以有心來我以無心應不得不然也故其戒誓之辭禦戎之脩無所不至戒誓之後汝往徂征故峙乃糗糧則遠者可致也故使諸侯之人峙乃楨榦芻茭則宜賦役近者故使魯人供之凡事



之輕則誓之以常刑事之重則誓之以大刑且先王之時以去害為務以仁民為政應天順人興師動衆出于仁義而刑尚不可忘則知古者用兵未有去刑而能治也是必責之甚嚴戒之至脩不得已而後動其于刑必使易避難犯以諭之至熟而後加焉故使之有過于死而不敢怨也

胡氏曰郊遂者制軍之數也天子六卿故六軍大國三卿故三軍魯以方百里之地非若王畿之可以制軍如鄉之數蓋合萊邑與受田之人以其在野是以

謂之三遂也方徐戎並興三卿之衆未足以支故魚起于三遂也

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還歸作秦誓

無垢曰秦穆公初與晉文公伐鄭鄭使燭之武說秦秦與鄭盟而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秦穆訪諸蹇叔蹇叔不可公辭焉而召孟明西乞白乙使三人帥師伐鄭師經崤渰晉界也而不假道焉三人者其謀洩乃滅滑而還晉以秦因國有大喪



而越境伐鄭師行不以告故候其師歸敗之于崤獲  
三帥焉晉文公夫人文嬴秦女也請三帥曰彼寔間  
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何討焉使歸就戮于  
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晉侯歸之穆公素服  
郊次向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  
不替孟明孤之過也秦人記此事于史孔子得其悔  
過之誓故取以附于周書之末焉 又曰軍旅用誓  
豈獨秦國而聖人特取以附周書之末是知當時之  
誓師皆不義之舉也獨秦以悔過而作誓此諸國所

無而暗合三王之道者也故孔子有取焉

楊氏曰或問春秋止獲麟述其旨者衆矣書畢秦誓  
寧無意乎願聞其說曰仲尼蘊聖人之業而不得施  
者也其生不辰于魯則昭公見逐在周則子朝造亂  
弑君三十六滅國五十二三綱絕矣仲尼歷聘以救  
之則又不得其位故退而定禮樂刪詩書修春秋以  
防乎微立乎教其刪書也堯舜之典大禹皋陶之謨  
商周之訓誥誓命淵然垂教亦脩矣帝王之書至文  
侯之命而終焉則平王而下誥命絕矣周之號令不



行于天下名位焉而已秦穆公西夷之國也乃能悔  
過誓衆作秦誓焉是三代之誥誓王朝所以令天下  
之文周不能有之而秦僭焉夫吳楚僭稱王徒竊其  
名號不過榮于外焉春秋尚夷而狄之況秦穆公遂  
竊為帝王誥誓之文其志可量哉聖人見其微則防  
其著思其漸則憂其大履霜之不禁堅冰可期矣濫  
觴之不支襄陵難遏矣秦穆之僭為誓命其履霜乎  
其濫觴乎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匪一朝一夕之  
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太史公曰秦

禘戎狄之俗位在藩服而臚于郊祀君子愆焉揚子  
雲曰天子制公侯伯子男也庸庸節節莫差于僭  
僭莫重于祭祭莫重于地地莫重于天則宣文宣靈  
其兆也如是則秦之祖已僭王者之郊也至穆公則  
僭乎誓也卒洎乎滅二周而遷九鼎豈一朝一夕之  
故哉則秦誓者其履霜也其濫觴也故仲尼刪書畢  
秦誓者有傷焉有戒焉三代之誥誓中國之王不能  
行之西夷之君乃用焉不亦傷乎然秦國之僭亂周  
君不早辨之秦之子孫循襲寢長其可量哉故亦以



戒周也設周有明王復興悟孔子之戒消堅冰于履霜隄襄陵于濫觴防微不至于著杜漸不及于大立制度以誅僭竊後世安有稽首歸秦者哉故曰有傷焉有戒焉嗚呼仲尼刪書立教不徒焉耳

呂氏曰穆公既為晉所敗深自克責作為悔過之書孔子所以載之于二帝三王之後這一書之理是便二帝三王之階梯聖人之全體在易之乾乾之德便是聖人之德乾本廣大其德剛健中正純粹精也人若要精于乾德階梯在甚處在復卦一陽生于五陰

之下五陰在上重叠積累正如衰世末路人為私意障蔽然一陽生莫之能禦須有復乎乾之理復是進乎乾之階梯春秋之時三綱五常都不明去二帝三王之時大段遠正如五陰在上看此一篇見得回心悔過其辭懇篤至誠若是推心以往便可到堯舜禹湯地位前許多私意邪慮亦蔽他不得書之秦誓便是易之復卦學者須玩味

### 秦誓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羣言之首古人有言曰



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  
哉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惟古之謀人則曰未  
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為親雖則云然尚猷詢茲  
黃髮則罔所愆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佗佗勇  
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惟截截然善編騙言俾君子易辭我  
皇多有之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  
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  
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  
亦職有利哉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

俾不違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邦  
之杌隉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案此篇經  
解永樂大  
典原  
缺



書解數百家或泛而不切或略而不脩或得此而失彼  
或互見而疊出學者病之釋褐黃公以是應舉嘗取古  
今傳註及文集語錄研精而剪裁之片言隻字有得乎  
經旨者纂輯無遺類為成書博而不繁約而有要寔造  
渾灝噩之三昧非胸中衡鑑之明焉能去取若是志于  
經學者倘能嚅嚅是書不必他求矣余得之不敢以私  
敬鋟木與天下共之所載諸儒姓氏混以今古余不暇  
次其先後觀者自能辨之淳熙庚子臘月朔旦建安余

氏萬卷堂謹書

尚書精義

後序









